

全球化视角下产业集群的治理与升级

李文秀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作者简介] 李文秀(1978-),女,湖北汉川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战略管理、产业集群研究。

[摘要] 随着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和普及,一些曾经给地方经济带来繁荣的产业集群的发展开始出现停滞或后退。基于此,国内外的一些学者开始了有关产业集群升级的研究,但这一研究目前还不是很成熟,只有部分学者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探讨了产业集群升级的问题。事实上,产业集群的升级是一个内治外功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这一点,我们认为从集群内部治理和嵌入全球价值链两个角度来看,产业集群升级的路径,最好是从处于内、外均弱连接阶段到内部强连接、外部弱连接阶段,再到内、外部均强连接阶段,或者从第一阶段直接进入第三阶段。

[关键词] 集群治理;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

[中图分类号] F40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6)03-0360-06

与价值链和网络不同,产业集群强调企业的地理集聚性,既包括价值链里垂直维度的市场联结、网络里的水平和侧向维度的联合行动以及它们之间的交叉连接(市场和/或网络),也包括与其它部门之间的非市场连接。此外,产业集群除了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外,还包括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的合作。因此,产业集群作为“平滑空间上的粘滞点”(Makusen,1996),其发展不可能脱离全球市场,必须利用全球价值链治理带来的升级机会并克服障碍,内治外功共同实现产业集群的升级,这也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一、地方治理、全球价值链与产业集群升级的理论分析

在竞争力的研究中,只有通过创新获得核心竞争力和动态能力的企业才能实现升级(Porter,1990; Hamel&Prahalad,1994; Teece&Pisano,1994; Kaplinsky,2000)。但是,在全球激烈竞争的环境中,创新并不是保持和提升竞争力的充分条件,只有通过创新获得价值增值才能提升竞争力,实现升级(Pietrobelli & Rabellotti,2004),即升级就是通过创新获得价值增值。但是,产业集群是由相互关联的企业以及相关机构构成的,其升级不是靠群内单个企业的创新活动来实现,而是靠群内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创新来实现,且创新绩效由群内利益相关者的努力和群外提供的机会和威胁共同决定。于是,有关产业集群升级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这两个方面。

首先,在区域发展文献中,地方治理的重要性已被普遍接受(Freeman,1995; Edquist,1997; Maskell&Malmberg,1999; Schmitz,2004等)。尤其是区域创新系统研究强调创新网络的治理有利于

区域的发展(Braczyke et al,1998;Cooke& Morgan,1998;Meyer-Stamer,1998),成功的区域都有能促使地方政府和公众社会合作的机构以及跨越这两者边界联系桥梁的治理系统(Hudson,1998)。在产业集群的研究文献中,最早将内部治理和升级联系起来的学者是 Brusco(1990)。他将意大利集群区分为靠自发增长的产业区Ⅰ、需要地方和区域的公共和私人部门支持创新的产业区Ⅱ;Schmitz(1992)指出,这种区分在20世纪80年代Baden-württemberg地区也得到了应用。20世纪90年代初,欧洲实证研究给出了一个新的模型,强调地方网络对创新和升级的重要性,但并没有谈及产业集群网络的内部治理与升级之间的关系。之后,Meyer—Stamer(1998,1999)比较了巴西Santa Catarina州的陶瓷和纺织集群,发现陶瓷集群因加强了群内企业之间的合作,克服了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而实现了升级,相反,纺织集群因没联合地方而没能升级。相似的结论也出现在Scott比较洛杉矶和曼谷的珠宝集群时。与此同时,Dei Ottati(1996)在调查普拉托市成功的产业集群是怎样应对20世纪80年代的危机时也发现,能够带来创新的企业是隶属于由地方紧密合作的企业组成的网络;接着研究者们对4个发展中国家(印度,Knorrington,1999;巴基斯坦,Nadvi,1999;墨西哥,Rabellotti,1999;巴西,Schmitz,1999)的产业集群的调查发现,尽管面临着不同的升级挑战,但是产业集群中加强了合作的企业可以获得更高的绩效。换句话说,通过产业集群网络的内部治理有利于其实现升级。

其次,在全球价值链理论中,全球价值链对产业集群升级的影响开始被认识。外部联系对产业集群升级也非常重要,如Weijland(1994)认为印度尼西亚那些通过中介与外部市场联系的集群比那些没有联系的集群有更高的收益;Knorrington(1996,1999)把印第安集群升级的失败归因于生产者和购买者之间低信任和少信息交流;巴基斯坦和巴西的集群研究显示生产者和购买者之间的紧密关系对产品和工艺升级的重要性(Nadvi&Schmitz,1999)。而产业集群与外部的联系是通过全球价值链来实现的,因此,全球价值链会对产业集群的升级产生影响(Gereffi,1999;Dolan et al,1999;Dolan & Humphrey,2000)。为了更好地理解全球价值链和升级之间的关系,Pietrobelli & Rabellotti(2003)区分了三种升级的方式:(1)嵌入全球价值链实现升级,这种升级适用于在全球市场上全新的地方生产者(Keesing&Lall,1992;Piore&Ruiz Duran,1998;Schmitz&Knorrington,1999);然而,Gibbon(2001)认为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升级会遭到价值链里其他企业的排斥;(2)购买者驱动,即通过全球价值链上领导企业的升级带动嵌入该价值链中的产业集群升级,但这种升级也存在问题(Dolan et al);(3)功能升级,即进入更高端价值环节,这种升级因其会影响到购买者的核心竞争能力而肯定会遇到障碍(Schmitz&Knorrington,1999)。同时,Pietrobelli & Rabellotti指出,全球价值链治理在给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带来机会的同时也带来障碍,是否能克服这些障碍,而依赖于嵌入价值链方式的选择和路径依赖。

总之,全球价值链的文献重视外部联系而忽视集群内企业之间关系的治理,地方治理的文献重视集群内企业之间关系治理而忽视外部联系。事实上,产业集群的升级是内治外功共同作用的结果,将两者(内部治理和外部嵌入)结合起来更有利于升级。

二、产业集群的升级景框

从前面的理论研究可知,地方治理的研究强调产业集群网络内部治理对提升其竞争力的积极性,原因是产业集群的升级并不会随着世界市场的整合而自发进行,而是依赖于群内某些行动者解决集体行为问题的战略能力和改善集群内部治理的质量;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强调嵌入全球价值链有利于集群的发展,原因是全球化不仅增加了集群中的多边合作从而促进升级,而且消除了集群内部治理中的一些薄弱点。但单方面的内部治理和依赖外部联系来促进产业集群的升级都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从产业集群自身的特性出发,在实现有效的集群内部治理的基础上,寻找正确的路径嵌入到全球价值链(集群外部网络)中去,并利用全球价值链治理带来的机会克服其障碍,共同实现产业集群的升级和发展。因此,有如下升级景框(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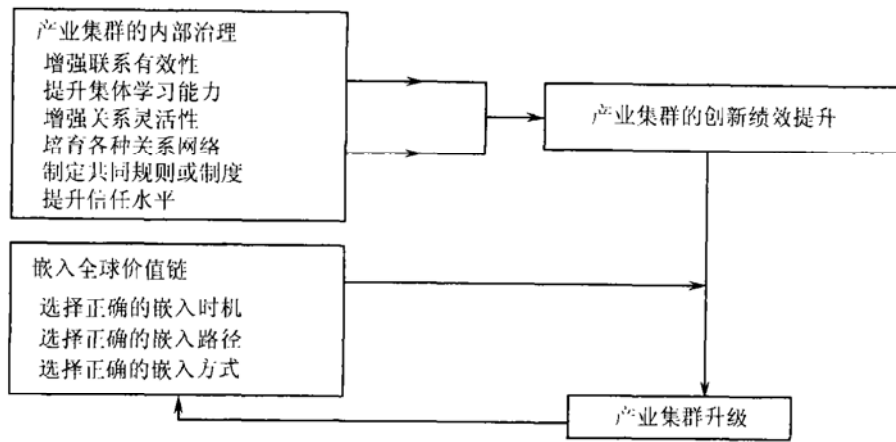


图 1 产业集群升级景框

三、实现产业集群升级的治理措施

企业作为产业集群核心网络中的主要结点,是创新活动的主要实施者;而政府作为产业集群辅助网络中的主要结点,要为创新活动提供支撑性服务。因此,结合前面的升级景框,我们需要从企业和政府两个角度去确定治理措施以实现升级。

(一)企业治理措施

1. 加强与产业集群网络内各行为主体之间的有效联系。由于网络幅度对创新绩效具有一定的乘数效应,因此,产业集群网络内企业要积极参与企业间、企业与其它经济行为主体间的互动,加强它们之间的正式和非正式联系。其中,正式联系可以通过联合销售、合作创新、共同培训等途径来实现,非正式联系可借助地缘、亲缘和血缘等关系来实现。但是,网络的管理需要一定的成本。因此,还要综合考虑网络的边际效益、网络的管理成本和网络的知识外溢效应,使三者在某一程度上达到平衡,合理控制网络幅度。这不仅需要上下游企业基于生产经营过程的垂直联系提供结点间交流的共同环境,也需要有同类企业之间、企业与其它行为主体(中介服务机构、大学、科研机构、地方政府)之间的水平联系提供多元化、差异化的知识和信息,产生大量的思维交叉点。

2. 提升产业集群网络的集体学习能力。产业集群内的企业不仅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如通过各种培训和教育提高员工的素质、刺激学习欲望、充分利用网络联系获取知识和信息等)提升自身的学习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致力于提升产业集群集体学习能力。主要方式有:企业要加强与产业集群网络内其它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学习;加强企业间的合作互动;加强人员之间的非正式沟通;与从事知识创造、提供管理和技术服务的公共服务机构(研究机构、政府实验室、技术孵化器等)和由当地政府及产业集群成员共同发起设立产业集群代理机构(行业协会、企业家协会、质量监督委员会等)加强联系与合作,使之向产业集群成员企业提供技术知识和信息支持,负责产业集群整体创新网络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必须的协调活动以及特定企业活动;等等。

3. 增强产业集群内关系网络的弹性。通过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制度,以及积极与本地企业联系来提高产业集群网络的“地域根植性和文化根植性”,增强关系稳定性。但是,太过稳定和封闭的网络会阻碍新知识的产生。因此,还需发展与区域外企业和经济行为主体的互动,保持产业集群网络的开放性,即积极与区域内外其它企业和经济行为主体保持交流和联系,最大限度地嵌入广阔的社会文化网络当中,获取多方面的资源,激发创新的产生。

4. 增加社会资本存量。首先,要积极建设和参与各种关系网络,如通过与由集群内客户、供应商、竞争者、相关行业企业合作形成商业网络,为产业集群网络内企业提供更多的市场和产品信息;通过参与和支持由贸易协会、展览会、专业协会、出版物、专利文献、计算机信息网络等组成的信息网络,为产业集群网络内企业提供更多的前沿信息;通过建设、参与和支持由大学、科研机构、技术中介组织等组成的研究网络,为产业集群网络内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更多的信息和更大的平台。其次,要提升产业集群网络内的信任水平,如要提升基于非正式网络(如通过地缘、血缘和亲缘关系形成的“人情圈”)形成的信任,减少各种欺骗行为的发生;提升基于道德规范形成的信任,认真遵守各种规则(制度);提升基于法律的信任,等等。最后,要制定、遵守和有效执行各种规则(制度),如与群内的中介机构、政府部门等共同制定一些有利于产业集群发展的规则(制度),而且还要遵守和有效执行这些规则(制度)。

5. 适时嵌入,快速融合。一方面,要通过全球价值链积极扩展全球联系,突破自身的锁定,参与全球竞争,在更大范围内吸取知识和信息,最终突破锁定,激发创新,获取价值;另一方面,利用自身原有的产业基础,形成良好的产业配套条件,吸引全球价值链当中领先公司进入地方产业集群,在承接领先公司的技术转移、资金支持的同时,利用其良好的销售渠道,嵌入全球价值链,快速实现自身的“产品升级”和“过程升级”;此外,嵌入全球价值链中的企业要不断调整自身的市场战略、技术战略和产品战略,努力提升自身的产品质量、生产效率等实现“功能升级”。并加强跨价值链学习能力,把在一条价值链中获取的信息、知识和经验,运用到另一条价值链当中,从而使企业获取资源能力不断增强,最终改变自身与全球领先公司之间的关系,改变价值链的治理模式;最后,企业要关注产品的各种国际标准,不断地对产品按照国际标准进行创新,提升自己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最终推动我国产业集群的全面升级。通过这些方式实现功能升级后,还要在全球价值链中重新定位。

(二)政府治理措施

1. 政府要加强创新环境的建设。政府一方面要加强硬环境建设,如便利的交通通讯系统、配套的生产服务设施、培养发达的中介和科研机构等,以便吸引更多的企业入驻,尤其是具有先进生产技术、管理经验的跨国公司的加盟,为产业集群的升级提供优良的硬件支撑;另一方面要加强软环境建设,如通过文化环境(包括人们的文化水平、心理素质、价值观念、社会风气等)的建设增强网络关系的稳定性和根植性;通过机构环境(金融机构、行业协会、法律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的建设为企业经营提供支持和推动各种优惠条件来增加网络动态性;制定合理的科技政策,提升产业集群网络的学习能力,即政府要加强本地大学或研究机构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等方面的研究,并加强对高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培养。

2. 提升社会资本。一是政府要组织、建设和维护各种关系网络。例如,政府出面举行定期的和不定期的,正式和非正式的信息交流活动,由各方有影响力的人士参加,并为各种聚会提供场所,促进产业集群内商业网络形成与发展;在条件成熟时,由政府组织、多方出资进行计算机系统的联网,形成信息网络;政府向产业集群网络输送、发布与创新相关的信息,引导网络中的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向最有利于整个网络发展的方向网络,形成研究网络。二是政府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提升产业集群网络内的信任水平。例如,通过制定奖励或惩罚政策谨防交易中欺诈行为在产业集群网络内发生,提高产业集群网络基于道德的信任水平;通过为企业间的信息沟通提供帮助,加强信息透明度,提升产业集群网络内基于非正式制度的信任水平;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一些合作关系进行规范,提高产业集群网络内基于制度的信任水平。三是制定出有利于创新的规则或制度,并保证这些规则或制度能有效执行。例如,通过行政干涉规范和一系列的政策体系、优惠措施以及舆论宣传间接引导和协调网络中的各行为主体活动,促使产业集群内的中介机构出面组织各个成员共同制定一种集体的规范和标准。

3. 为地方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融合和重新定位提供支撑服务。首先是国家政府部门可以制定一些政策来提升地方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能力,促使地方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例如,硬环境的建设、提供便捷的进口渠道、消除出口偏见、排除不稳定和间歇式的出口政策等;建设全球对话平台了解国际原料标准、产品质量标准、技术流程标准等。其次是产业集群内的政府部门要为

产业集群的升级提供创新支持政策。例如,向地方产业集群提供海外市场信息服务,组织企业相关人员参加区域外的展览会或交易会,举办本地展览会或交易会,邀请国内外的技术专家讲课或培训,等等。

四、产业集群的升级路径选择

如果以产业集群的内部网络和外部网络为横轴和纵轴建立坐标,以网络连接的强弱程度表示方向,可以将标图划分为四个区域,再根据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战略重要性定位为四个角色,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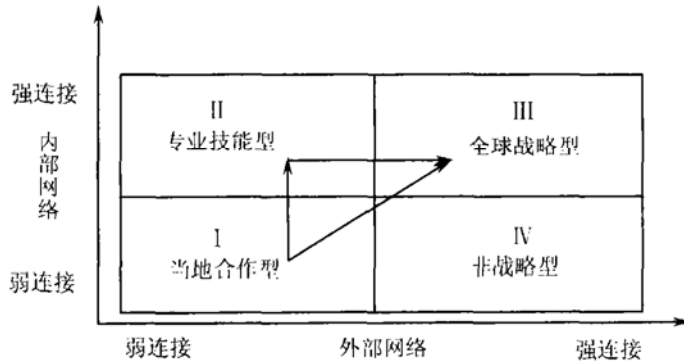


图 2 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路径

一般而言,在产业集群形成之初,集群内企业之间的内部联系主要限于对非领导企业对领导企业订单的被动接受,非领导企业与内部网络的其它非领导企业或部门联系较少,而与领导企业的联系更多地也是单方面的。整个集群与外部网络伙伴的联系则更少,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战略角色也不突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模式处于内、外均弱连接阶段(区域 I)。随着集群内企业或机构的增多,这些企业和部门之间的联系开始增强,开始具有集聚优势,并形成某方面的专长或规模经济,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承担专业技能型的战略角色,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模式进入内部强连接、外部弱连接阶段(区域 II)。随着集群进一步成长,产品范围和价值范围进一步拓宽,战略意义进一步增强,与外部网络的嵌入程度也逐步增加,其嵌入模式进入内外部均强连接阶段(区域 III)。如果集群过度陷于外部网络而忽视内部网络的建设,失去集群应有的集聚优势,在全球价值链的战略重要性也会减弱,从而从区域 III 进入区域 IV,则经营走向失败。如果一个集群从区域 I 直接进入区域 IV,表明该集群从一开始就过分注重于外部网络关系,而忽视了集群的内部治理,如若不能及时调整战略,也会导致经营失败。相反,如果能从区域 I 直接进入区域 III,将成为全球价值链中重要的一个环节。

总结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命题:

命题一、集群在成立之初,网络嵌入模式处于区域 I;

命题二、集群一般的网络嵌入演变是从区域 I 到区域 II 再到区域 III;

命题三、集群嵌入模式从区域 III 进入区域 IV,则经营走向失败;

命题四:集群从区域 I 直接进入区域 IV,如若不能及时调整战略,就会带来经营的失败;反之,如能进入区域 III,将成为全球价值链中重要的一环。

也就是说,从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看,集群升级的路径最好是从区域 I 到区域 II 再到区域 III 或从区域 I 直接到区域 III。

五、需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本文只是从整体上探讨了产业集群的升级,对于不同的集群内部治理方式是否适应于相同的升级

类型?不同的集群类型、集群发展模式与升级类型之间的逻辑关系又是如何?形成于特定政治体制和市场基础上的发展中国家的集群,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面对着发育不完全的内部市场和已经被发达国家资本垄断的外部市场,其发展有其特殊性,升级路径又是如何?等等,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参 考 文 献]

- [1] Schmitz, H. Local Enterpris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Issues of Governance and Upgrading[J]. Edward Elgar, 2004, (6): 37-70.
- [2] Meyer-Stamer, J. Path Dependence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Persistence and Change in Three Industrial Clusters in Sanata Catarina, Brazil[J]. World Development, 1998, (26): 1495-1511.
- [3] Schmitz, H. Global Competition and Local Cooperation: Success and Failure in the Sinos Valley, Brazil[J]. World Development, 1999, (27): 1627-1650.
- [4] Nadvi, K. and H. Schmitz, eds. Industrial Clust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Special Issue of World Development, 1999, 27(9): 173-188.
- [5] Dolan, C. and J. Humphrey. Governance and Trade in Fresh Vegetables: The Impact of UK Supermarkets on the African Horticulture Industry[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0, 37(2): 147-176.
- [6] Gibbon, P. Upgrading Primary Production: A Global Commodity Chain Approach[J]. World Development, 2001, 29(2): 345-363.
- [7] Knorrigna. Cluster Trajectories and the Likelihood of Endogenous Upgrading Momeo[R]. The Hague: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1999.

(责任编辑 邹惠卿)

Governance and Upgrading of Clusters under Globalization

LI Wenxiu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LI Wenxiu (1978-), fe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strategy management and clusters.

Abstract: With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and popularizing of technology, industrial clusters which had brought about flourish for local economy began to stay cool or go backwards under specific environment. Based on this, some scholars of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a had begun the research about cluster upgrading, but this research was not still very ripe, only some scholars have probed into the question of clusters upgrading in terms of value chain in the whole world at present. In fact, the upgrading of clusters is the result that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work act on together, this Based on ehzs, upon internal govemance and extemal embeded persputives, the upgrading routes of industrial clusters were dividial into four stages this artide ponrted out two better chotus. The first way is form both weak. Internally an externally to interal strengthness and texternal weakness, then going up to strong situation. The second way is directly upgrading form stage first to stage third.

Key words: clusters governance; global value chain; upgrading route